



文化事業與管理研究
第 八 期
2 0 1 1 年 1 2 月
頁 2 5 ~ 4 0 頁

Journal of Cultural Enterprise
and Management No. 8
December, 2011
P. 25~ 40

雕版印刷術促進了佛教在中國與東亞的傳播

陶 丹*

摘 要

縱觀我國雕版印刷術的產生和發展的全過程，幾乎都留下佛教傳播的痕跡，雕版印刷術從印刷簡單的佛像到經咒，然後到大規模的印刷佛教經典，一方面完善了雕版印刷的技術，同時極大的擴展了佛教在中國和東亞的傳播範圍。出土文物和歷史文獻證明了，雕版印刷術促進了佛教在中國和東亞的傳播。佛教在中國與東亞的傳播同時也刺激了雕版印刷術的日益完善。

關鍵詞：佛教、雕版印刷、傳播、中國、日本、韓國、西夏、西藏

*河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教授、中國印刷博物館 兼職館員、臺灣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 客座教授



Woodblock printing to promote Buddhism spread in China and East Asia

Tao-Dan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production of block pri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process, almost all left traces of the spread of Buddhism, block printing from print to a simple Buddhist sutras, and then to large-scale printing Buddhist scriptures, on the one hand improve the block printing technology, while greatly expanding the Buddhism in China and East Asia dissemination. Can speak for the Buddhist woodblock printing in the spread of China and East Asia, Buddhism in China and East Asia also has stimulated the spread of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block printing. In this paper, such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s confirmed by block printing in China and East Asia's role i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Buddhism.

Keywords: Buddhism, block printing, transmission, China, Japan, Korea, Xia, Tibet



壹、引言

2009年9月30日，以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為申報主體，代表中國申報的中國雕版印刷技藝申報成功，正式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印刷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雕版印刷術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比活字印刷術早400多年。雕版印刷開創了人類複印技術的先河。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前，我國佛學經典傳播全靠人手工抄寫。人工抄寫的佛學經典既費力又費時間，最為主要的問題是容易失真，容易發生錯誤。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後，解決了上述的問題，大大促進了佛教傳播。

雕版印刷，是將文字或圖畫雕刻在木版上，再將刻有圖文的木板作為印版，進行施墨印刷的工藝技術。其工藝方法是：1，先按版面大小製作木板（主要用梨木、棗木等）；2，按版式要求在薄紙上書寫文字或畫上圖畫；3，將寫有文字或畫有圖畫的薄紙用特製漿糊反貼在木板上；4，用刻刀按圖文筆劃、線條進行雕刻，使圖文凸出，空間凹下，製成印版；5，在印版上刷墨；6，將紙平鋪在印版上，用棕刷刷拭，使墨蹟印在紙上；7，將紙揭起、晾乾，裝訂成冊。在雕版印刷術發明初期，採用雕版印刷工藝方法一天能印兩千張，在當時其速度是手抄經書的方法無法比擬的。

從出土的文物來看，從中國流傳下來的古籍經典來看，從中國的歷史記載來看：在中國最早的雕版印刷術主要應用在了佛教傳播的需求上。



貳、雕版印刷術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一、帝王、高僧、學者與教徒利用雕版印刷為工具傳播佛教

(一) 帝王

最為典型的例證就是，雕版印刷《開寶藏》。「《開寶藏》乃由宋太祖趙匡胤下令，由內侍省宦官高品張從信主持雕印」。

雕版印刷術的全盛時期是宋代。至今宋版書也是古籍善本收藏中的名貴物品。北宋開寶四年即西元 971 年，由宋太祖趙匡胤（西元 927—976 年）親自敕命高品、張從信前往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主持刻印大藏經，並於太平興國八年即西元 983 年全部完成 13 萬塊經版的雕版，隨後就開始了雕版《開寶藏》的印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刻木版雕印的漢文大藏經，由於始刻於北宋開寶年間，又稱為《開寶藏》。

又如：西元 954 年前後，虔誠的佛教徒吳越國王錢俶，他與高僧延壽和尚一起，雕版印刷了大量佛像、塔圖咒語，其中有數字可考者就有六十八萬二千卷，其印刷數量之多，傳播面之大，世所罕見。還有，大家熟悉的杭州雷峰塔經是錢俶于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 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佛塔裏面藏有的經書叫雷峰塔經，又名《寶篋印陀羅尼經》。該經文共兩千七百餘字，卷端題有「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此經現有實物收藏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內。

(二) 高僧



玄奘堪稱中國佛教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一部描寫唐僧西天取經的神話故事《西遊記》更使其家喻戶曉，孺婦皆知。在大約西元 650-664 年，玄奘採用雕版印刷了佛像 100 萬份，在 5 年時間散發給廣大的佛教信徒。據玄奘嫡傳弟子慧立等所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西元 688 年)卷十所載，高宗嗣位後的西元 650 年，鑒於玄奘受其父皇敬重，高宗也對玄奘禮敬甚隆，遣朝臣問慰不絕，還施帛錦萬段、法衣數百。玄奘接受後，則給予貧窮之人和外國婆羅門客人，「隨得隨散，無所貯蓄。發願造十俱月氏像，並造成矣。」「俱月氏」為梵文量詞 koti 之音譯，十俱月氏為 100 萬。

文獻記載玄奘每年印普賢像達五駄，「以每匹馬駄紙 100-125kg 計，則五匹馬駄 500-750kg，按當今皮紙每平米約 30g、每張畫像大小為 25cm x30cm 計算，則大約在 20 萬— 24 萬份，故 5 年可達百萬份，與‘發願造十俱月氏像’相吻合。若將 5 年印刷 100 萬張平均分配到每天，按一年工作 300 天計，則每天的印刷量為 667 張。以當今從事傳統雕版印刷的工人刷印一張的平均時間為 20 秒計，則印刷 667 張佛像需要的時間約需 4h……。」

(三) 學者

北宋著名散文家、書畫家、詞人、詩人，美食家蘇軾（西元 1037—1101 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他和佛印大和尚在鎮江金山寺主持刊刻了《金山權伽阿跋多羅寶經》卷。元豐八年（西元 1085 年）二月，蘇軾在太子太保張道的住處，得到了太保贈送給他的《金山權伽阿跋多羅寶經》。張道出錢讓蘇軾將此經「使印施于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同年，蘇軾攜帶此經來到了金山寺，在佛印大師的協助下，蘇軾親自書寫了全部的經文。後來又請善刻的工匠來金山雕刻經卷，



刻好後書版一直存於金山寺，無論是信徒還是香客，可以隨要隨印，使得此經得以廣為流傳。

(四) 信徒

崔法珍，金代潞州崔進之女。崔法珍在山西、陝西部分地區，以斷臂的方式化緣，募資刊刻《趙城金藏》，感動了很多佛教信，這些信徒紛紛捐資協助。大約在金熙宗皇統 9 年（西元 1149 年）前後，于天寧寺組成「開雕大藏經版會」負責刻造，到金世宗大定 13 年（1173 年）完工，歷時約 30 年方成。金藏刻成後，崔法珍於大定十八年（1178 年）將印本送到燕京，受到金世宗的重視，在聖安寺設壇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3 年後，崔法珍又將經版送到中都（即今北京）印刷流通，共計 16.8113 萬板，6980 卷。為表彰崔法珍的功績，大定二十三年（西元 1183 年），崔法珍被賜紫衣，並受封為「宏教大師」。

《趙城金藏》印刷清晰，字體勁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說法圖，其刀法線條和宋版佛經相比，具有豪放嚴整和生氣有力的特點，是我國印刷史上的珍貴標本，是研究我國刻經史和版本史的珍貴資料。從中可以看出歷代佛教書籍製作演變過程，是印刷發展史上的一座了不起的寶庫，在中國版本目錄學和雕版印刷史上也佔有一席重要地位。我在首都博物館看到了此經的藏本。

二、西夏、佛經、雕版技術、傳播

西夏是中國古代以黨項羌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正式建國於北宋寶元元年即西元 1038 年，在南宋寶慶三年即西元 1227 年時，被蒙古滅亡，西夏立國長達 190 年。其鼎盛



時期疆域包括今天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全部，甘肅省大部，陝西省北部和青海省與內蒙古自治區的部分地區。

西夏王朝曾先後同遼、宋、金王朝鼎足而立，佔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在印刷術方面，西夏王朝有著特殊的貢獻。當然西夏王朝的雕版印刷發達，是因為西夏王朝以佛教立國，君主和國民對佛學經典十分渴求。從出土文物《西夏譯經圖》可見一斑。譯經圖的下部正中前後有兩部桌案，後者離譯者較近，桌上置經書、經頁等物。前者置供品，桌兩側各有人物四位。左面一女性坐像較大，頭飾別致，手持香爐，旁有西夏文款識六字，譯為「母梁氏皇太后」，其後立黃門侍從三人，手持團扇等物。右面一男性坐像較大，手持鮮花，穿著華貴，旁有西夏文款識五字直譯為「子明盛皇帝」，余三人較小，為侍者手持金瓜等物。譯經圖的描繪了西夏惠宗皇帝秉常與其母梁氏皇太后共同出現在譯經現場的畫面。該圖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內。據史料記載，李元昊的父親李德明及元昊、諒祚、秉常幾位西夏皇帝曾先後向宋朝求賜、贖取《大藏經》一共六部。



圖(一) 《西夏譯經圖》



伴隨著雕版印刷術的技術日益完善，佛教經典在西夏王朝迅速地傳播開來。下面我們來看幾個歷史文獻：

(一) 西夏統治者爲了發展佛教，多次向北宋求購佛教經典。西元 1030 年(宋天聖八年) 12 月，德明派遣使者，以 70 匹馬作爲工值，「乞賜佛經一藏，從之」。西元 1034 年(宋景佑元年，夏廣運二年)12 月，諒祚又派使者到宋獻馬 50 匹，「以求佛經一藏，詔特賜之」。

(二) 西夏境內重要寺廟高臺寺，建於夏天授禮法延祚十年即西元 1047 年，元昊建于興慶府東 15 裏。與高臺寺同建的還有佛塔，寺塔高數丈，藏有宋朝所贈雕版印刷的大藏經，並譯爲國書（西夏文）。

(三) 西元 1062 年(宋嘉佑七年，夏都六年)毅宗諒祚請購大藏經，宋仁宗應其所求，並及時命印經院印造。西元 1072 年(宋熙寧五年，夏天天禮盛國慶三年)12 月，夏惠宗秉常派遣使臣進貢馬匹，「贖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宋朝賜予了秉常大藏經並且把馬還給了西夏)

(四) 黑水城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時期雕版印刷的西夏文佛經與漢文佛經，這些出土文物訴說著一個事實：雕版印刷術是佛教傳播的工具。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爲最終目標」。

表 1 黑水城出土的部分西夏雕版印刷的西夏文佛經與漢文佛經目錄統計

序號	刻書年代	書名	文種	出土地點
1	1073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漢文	黑水城
2	1084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品願	漢文	同上
3	1141	聖觀自在大悲心總持勝相頂尊總持	同上	同上
4	1153	注華嚴法界觀門	同上	同上
5	1161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品願	同上	同上



表 1 黑水城出土的部分西夏雕版印刷的西夏文佛經與漢文佛經目錄統計(續)

序號	刻書年代	書名	文種	出土地點
6	1167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同上	同上
7	116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同上	同上
8	116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西夏文	同上
9	1184	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	漢文	同上
10	1184	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	漢文	同上
11	1184	聖大乘勝意菩薩經	漢文	同上
12	1185	佛經發願文殘頁	西夏文	武威下西溝峴
13	118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漢文	黑水城出土 35 件
14	1189	普賢行願品	漢文	黑水城出土 13 件
15	1190	番漢合時掌中珠(字典)	西夏文	黑水城
16	1140-1193	聖德慧到彼岸功德寶集	西夏文	黑水城 武威天梯山
17	1193	佛說轉女身經	漢文	黑水城
18	1195	大方廣佛華嚴經	漢文	同上
19	1196	普賢行願品	同上	同上
20	1200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	同上	同上
21	1210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	同上	同上

從上列表中可以看出，西夏時期從西元 1073 年（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五年）到西元 1214 年（神宗光定四年）有可考年代的，西夏雕版印刷的，就有幾十種佛經，當然這只是黑水城出土文物的部分佐證。這些雕版印刷的佛經中，絕大部分是漢文，西夏文的佛經只有幾種。

這張列表不能概括西夏王朝雕版印刷佛經種類的全貌。但是充分證明了雕版印刷術是西夏佛教傳播的工具。

三、印經院、雕版印刷，藏族地區、傳播



西元 13 世紀，雕刻印刷術傳入藏族地區之後，藏族地區各地陸續建起了印經院，其雕版印刷技術不斷提高與更新，並且大規模地刊刻印刷佛教經典。為藏文佛教文獻的保存和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印經院大量印製佛教經典降低了佛教用品的成本，使得佛教用品能夠廉價供應。因為可以大量印刷，佛教印刷品的數量眾多銷行廣遠，使一般大眾都能夠買，對於普及藏傳佛教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

最著名的實例就是德格印經院，德格印經院是素有「藏文化大百科全書」、「藏族地區璀璨的文化明珠」、「雪山下的寶庫」盛名。德格印經院始建於西元 1729 年，因為藏傳佛教的需要而建立的。德格印經院最主要的印刷品就是佛教經典。目前德格印經院院藏雕版總量已達 32 萬餘塊包括典籍 830 部，文獻總字數 5 億之巨，最為難得的是，德格印經院所藏的大量雕版印刷佛教經書中有許多珍本、孤本和範本。如有在印度早已失傳的《印度佛教源流》，《漢地佛教源流》，其中最古老的版本《般若波羅密多經八千頌》是目前全藏族地區僅存的孤本，此經版作為檔案文獻已經於 2002 年 3 月被獲准首次登錄《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中。還有不得不提的是，德格印經院至今還在運用雕版印刷複製佛教經典。

因為印經院的雕版印刷佛教經書，形式統一、版面標準化、字體固定、校勘仔細，佛教徒們可以獲得較佳的佛教經書版本。極大地滿足了佛教徒的需求。雕版印刷術對藏族地區的佛教傳播功不可沒。

參、雕版印刷術促進了佛教在東亞的傳播



一、日本、佛教、雕版印刷術、傳播

最為著名的文獻記載是揚州高僧鑒真。鑒真於西元 754 年率弟子 24 人,乘日本遣唐副使大伴古莒的船到日本,得到日本聖武、孝謙兩位天皇的批准,入籍日本,創立了東大寺的戒台院和唐招提寺。鑒真是中國的高僧和學者。對於中國文化特別是雕版印刷術十分精通。作為日本律宗的開山祖師,鑒真是受人敬仰的名僧。因此,日僧玄奘認為鑒真雕版印刷了律宗三大部:四分律注解的行事鈔、羯磨疏、戒本疏。此事在玄奘所著《三國傳記·鑒真和尚事》書中有詳細的記載。

(一) 雕版印刷術伴隨佛教傳入日本的佐證之:在唐朝留學 19 年的僧人玄奘,西元 734 年返回日本時,帶回日本佛經五千餘卷和許多佛像。日本留學生吉備真備,在大唐居住了 18 年之後返回日本,西元 750 年又以遣唐副使身份返回大唐工作。後來,吉備真備成了稱德天皇的老師,西元 764 年稱德天皇下令刻印百萬經咒。百萬經咒主要內容是《陀羅尼經咒》,把這些經咒分藏在 100 萬個高 13 釐米的小木塔中,再分送十所大寺院保存。這項工程于寶龜元年(西元 770 年)完成。這在《續日本記》和《東大寺要錄》中有記載,而且也有多件實物為證。日本大和省的法隆寺至今保藏著許多原刻經咒及一些安放經咒的木塔。經咒為卷軸形式,字體質樸刻工粗糙,印刷物本身沒有明確的時間記載。日本木宮泰彥、禿氏佑祥博士研究後認為,日本這次百萬塔陀羅尼經的刊刻是依據中國傳來的印刷技術實現的,禿氏佑祥博士更進而指出這次使用了 754 年東渡日本的中國鑒真大和尚及其一行人傳授的技術。

(二) 宋末,禪僧大休正念離開寧波天童山,到日本關東。他先後在日本的三個地方當過住持。其中在弘安元年西元 1278 年前後,大休正念應命入住壽福寺。在主持壽福寺期間,



大休正念先後組織刊印了《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和他編輯自己的著作《佛源禪師語錄》。其中《佛源禪師語錄》雕刻 1284 年，他當時「命工開刊，以待歸寂，方可印行」。大休正念「他是鎌倉時代第一個刊印禪籍並使之流布於世的入日宋僧。在大休正念的努力，推動了日本禪林刊印業的發展，為日後五山刊印業的興盛打下了基礎。」

(三) 中國刻工到日本親傳身授雕刻佛教經典

四、元明時期，統治者不重視文化，出版的書籍很少，於是前往日本的刻工人數非常之多。浙江、福建一帶刻工有些就遠離家鄉，渡海到日本去謀生。恰逢當時的日本各寺院正大量翻雕佛經與高僧語錄，因此，這些中國刻工有機會施展他們的技藝。元朝初年到達日本的中國刻工有寧波的徐汝周和四明的洪舉等人。他們在西元 1289 年刊《雪竇明覺大師語錄》等。元末去日本的中國刻工有福州南台橋人陳孟千、陳伯壽，天臺人周浩、福唐人蔡行、陳仲、陳克、王榮、俞良甫和陳孟榮等。其中最著名刻工是俞良甫和陳孟榮二

二、朝鮮、佛經、雕版印刷術、傳播

(一) 雕版印刷術伴隨著佛教經典傳播到朝鮮慶州的佐證：1966 年 10 月在南朝鮮慶州佛國寺發現的漢文印本《大陀羅尼經》，上有武則天時期發明的制字，這件實物可以證明雕版印刷術在我國發明之初就通過佛教傳到朝鮮。

(二) 西元 928 年，新羅僧人洪慶從中國福建「航載《大藏經》一部至禮成江」，高麗國王王建「親迎之，置於帝釋院。」

(三) 早在淖化二年即西元 991 年，北宋王朝就曾將所印《大藏經》一部贈送給高麗。在



中國的影響下，在高麗百姓對佛教的急切需求之下，高麗國很快學會了雕版印刷技術，雕版印刷術伴隨著佛教經典傳播到了高麗國。

(四) 西元 991 年，高麗使臣韓彥恭來貢，並「表述（王）治意，求印佛經，詔以《藏經》並禦制宋太宗親撰《秘藏詮》、《逍遙》《蓮華心輪》賜之」。這部《藏經》共有「四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

(五) 《開寶藏》於西元 993 年傳入高麗，這是高麗顯宗遣禮賓卿崔元信到宋求佛經一藏，宋真宗特許免費贈送的。

(六) 宋版《大藏經》傳入高麗後，促進了高麗佛教文化的發展。在高麗顯王時，開始雕印《高麗大藏經》，至西元 1029 年完成，其內容主要是根據宋《開寶藏》複刻。

(七) 西元 1085 年，高麗文王之子釋義天，名煦，字義天，從高麗來到中國，除了學習佛教教義外，還廣泛收集了佛教經典和儒家經典。回國後，他又在高麗興王寺設教藏都監，編錄了從宋、遼以及日本搜購來的佛典和由宋求得的佛學經典，刊刻為《續藏經》即《義天續藏經》，共 4700 多卷。這部書傳到宋後，臨安、平江等處的大寺院就把其中在中國還沒有刻本的複刻出來，為中國佛教的傳播做出了的貢獻。

肆、結束語

雕版印刷是中國人的偉大發明，這一技術從一開始就與佛教的傳播緊密相連。因為有了雕版印刷術使得佛教經典都夠大面積的傳播，並且佛教印刷品使得內容版式均整齊劃一、保證了佛教經典在傳播過程中的不失真。



從中國到朝鮮到日本，如果沒有雕版印刷術作為技術的支撐，佛教的傳播在速度上和地域上都要大打折扣。

所以說，雕版印刷術促進了中國與東亞的佛教傳播。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方廣錫(2011)。關於《開寶藏》刊刻的幾個問題。法音(1)。

許貴英(2000)。淺談佛教典籍與雕版印刷術。科技與經濟(1)。

方小陽等(2011)。唐代雕版印刷的相關文獻研究。中國印刷與包裝研究(1)。

徐蘇。鎮江雕版印刷的緣起。鎮江日報 2010 年 5 月 10 日第 A03 版

崔法珍 資料引自百度百科。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 109

李蔚(1997)。簡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

宋史·夏國傳(下)。

主要資料來自白濱(1004)。西夏雕版印刷初探。文獻(4)。

引自 cctv10 頻道：祖先的創新-藏族手工印刷。

李萬健、王春林(2009)。中國古代印刷術。大象出版社。9 月版。

禿氏佑祥(1981)東洋印刷史研究日文版。東京。青裳堂書店。



江靜(2003)。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大休正念。法音第 12 期。

江靜(2003)。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大休正念。法音第 12 期。

同上

張秀民(1989)。中國印刷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秀民(1989)。中國印刷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樹雲(1999)。中國雕版印刷術向日本傳播的途徑。蘭州大學學報(2)。

(李朝)鄭麟趾高麗史卷 1。

宋史·高麗傳

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新版。下冊。

